木訥齋文集

重梓王剛叔先生文集叙

時至元季通都大邑豺虎成市劍川僻在萬山真天日難見之鄉也王剛叔先生以一布衣起而維持之嗚呼可謂得聖人之任者歟維時為台

實忽丁者賊未至不能禦賊已至不能守委而去之罪不容誅矣賴先生奮臂一呼集鄉勇以殺賊而後閭里如故公府無恙勞莫大焉苟有人心未有不愛先生敬先生惟

忍先生之不我傾亦何至忍心害理而殺先生也嗚呼狗彘不食其餘台寶忽丁之謂予議者曰先生抱文經武緯之才鎔以聖賢中正精純之學作頌子閉戶觀亦無不可

柰何因黑的元帥之委檄身嘗其毒至此不知桒梓焚溺守土者棄之如遺天旣萬生先生敢以事權諉耶此仁者之勇而成敗利鈍非所計也設賊未殺亦無愧全歸之義

剏殺先生者迺先生代其殺賊而以怨報德哉今試取其集而讀之但見粹然沖然神似西漢苟非醇儒養到曷克臻此即及門章溢胡深輩淂其緒餘猶足黼黻王猷表見

當代亦可以想見先生之蘊
釀矣集板久散佚亟謀之梓
並於簡端詳台寶忽丁之罹
竊謂伯牛冉子之死窮于數
劉州先生之死窮於時嗚呼
易地其皆然歟

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清
和中流邑令閩中後學藴遇
龍德水子敬題於學製堂公
署

重刻王郢州文集序

元有草莽之臣不求祿仕家居講聖賢實學英才並萃其門遭時變亂羣盜蠭起獨能義不忘君仁而有勇為國斬除豺虎全活桑梓生靈而其

究也以忠致受害於橫逆千古悲之若龍泉大儒王剛烈是也嗚呼橫逆者誰曰官甚于盜爲元邑長畏盜先逃既聞有功自恚罷大即糾合他盜乘間以害先生之台寶忽

丁是也嗚呼元政不綱人心瓦解久矣初誰能為先生任勦盜立功其後又誰能為先生聲罪報仇表白忠義曰當時官自石抹忠愍外俱不可言能行先生之志惟其弟子

奮不顧身猶思報國若章三
益季彥文胡仲淵諸公是也
自有史策以来忠義如先生
得士之盛如先生有幾人哉
木訥齋集五卷其弟子於明
初建祠奉祀之後始付剞劂

葉景淵世傑等皆已顯名為先生作傳而又序其文者金華宋文獻誌銘其墓者胡仲申記祠堂者王忠文撰入祠祭文祝板者青田劉文成也弘治中板朽重雕余向嘗求

其書未得見今年孟秋龍泉
賢令蘊侯以手校寫本將授
梓者相示如獲拱璧先生講
聖賢實學平易無奇其忠義
得士雖生百世下聞其風亦
當有奮蘊侯此舉所關于名

教者甚鉅時

乾隆壬午季秋天台後學齊

名南息園甫撰

木訥齋文集序

凡天地間青與赤謂之文以其兩色相交彪炳蔚耀秩然可睹也故事之有倫有理錯綜而成章者皆喻之以文唐虞以來賢聖之君迭作而其文至周特甚畫疆定野授田分井邦之文也前室後寢左昭右穆廟之文也車服有章爵土有數官之文也鐘磬竽瑟干戚旄羽樂之文也朝會燕享郊社禘嘗禮之文也發號施令陳綱布紀政之文也辟陽協陰彰善癉惡刑之文也如此之故殆不可以一二數此文也非指夫詞章而已也昔者孔子生於周末憫先王道衰以四科教學者而游夏以文學名其所謂文者儀

章度數之制或損之或益之以就夫厥中欲使體用之相資而本末之兼該也惜乎不見用於時乃退而有憂殆以嚮昔不及設施悉寓于六經陰陽變易之義則繫于易治忽幾微之由則定乎書誠孝厚倫之道則删于詩尊王賤霸之略則修於春秋辯敘名分悅和神人之方則見於禮樂豈徒視夫空言乎哉其意若曰先王之文所以範圍天下者吾不得行之著明於經庶幾後之人或有所興起者乎孔子憂世之志深矣奈何世教陵彝學者昧其本原乃專以辭章爲文拙製靑白組織華巧徒以一時之美觀譬春卉之芳穠非不媺然比之水火之致夫用者蓋寡矣

嗚呼文之衰也一至此乎栝蒼　王先生毅字剛叔刻志經傳深探伊洛性理之學而其所學必當見之於實用嘗誦言曰古人之所謂文者治具也六籍之所載此而已非若後世修靡之文也修靡之文吾不欲觀焉吾所謂文達吾胸中之所欲言耳初不知有他於是先生之文明白洞達皆不假于雕琢而其至味自足先生歿後其高弟子章君溢等皆篤學力踐能弗畔先生之教且謂先生之為人固不假文以見言非此又不足以知先生者因輯成五卷來請濂爲之序濂故以古人之所謂文非指乎詞章者序之于首備其亦近於先生之志矣乎先生之行事濂嘗撰

爲小傳一通已備載之矣茲不書

潛溪宋　濂謹書

錄木訥齋文集後

葉水心先生云文章不關係於世教雖工無益也　訥齋王先生明聖賢之道抱經濟之才發之於文章播之於歌咏皆有益於風化門人允明甫章存誠裒之成集欲就付梓請景濂宋先生序之昔歐陽公有言三國無文章惟諸葛孔明出師二表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文章係世教者一篇亦足以名世豈貴多乎先生尚友古人於千載之上其憂世之志似卧龍其樂天之誠似彭澤其行之

不悖槪其言則可見其心矣惜乎不過三聘之顧又不得終於三徑之趣悲夫昔文中子闡道河汾而門人房魏之流光輔唐室先生敷道栝蒼教育英才遊其門者有以湖君仲淵章君三益葉君景淵季君彥文皆匡襄　盛朝後先濟濟豈非同房魏者乎與日執史筆者大書特書先生有功于斯道又可謂能繼乃祖之休風矣允明以子嵇知先生俾贅一語余惟宋先生之序所以發潛闡幽無餘蘊矣吾何言哉

沐訥齋文集序

建安陳竑愿謹書

讀古人書非徒慕其文之華也因其文而核其立言之諄疵因其言而考其制行之邪正言行既詳古人之賢否見賢否既見吾心之從違定編册有靈眞精不死英華芳躅有物有恒格致誠正之方不已昭昭於斷簡哉孟子曰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方將兢兢乎此適友人以木訥齋文集相質遂爲之訂其脫誤證其錯簡乃因而興曰憶我太祖所爲排語爲天下屈四先生者夫非劉宋章葉其人乎則四先生中余鄉三益景淵章業二先正者夫非先生之門之高弟乎尤且遊其門有若胡君仲淵彌綸經綸以文武小見推於宋龍門葉君子奇由

科第進士出主巴陵簿録行高蹈者書立說殆數萬言噫欲窮其源觀其流流潔本于源清不知其師觀其弟弟賢本諸師哲由是不足以知先生乎先生當大元末造隱德弗耀教授里中繼周程張朱之學時值天厭胜黨盜賊蜂起先生率鄉勇以護桑梓一方藉之獲安亦國家于城之寄卒已勝盜而未失守守令不自恚聚羣惡爲害首禍賢良不得令終於其家詩有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爲天下之失先生惜也因其文而核其言因其言而考其行因其行而見其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有以慕先生之風焉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余其懲而庇後得先生之教焉信

斯言也吾其勉夫信斯言也吾其勉夫

明崇正辛巳春王之吉鄉後學劍西瑣溪德中甫劉文式

題於古閩浦城瑞豹山齋

木訥齋文集序

形而上者謂之道道無所麗而文以載之文即道之所寓也蓋自苞符既啟河洛書呈由堯舜以及孔孟繼之周程張朱遞相闡發允執一中尊聞行知以維世教以定人心以謀又安而捍禦災患非是則不可爲道也明矣龍泉元儒王剛叔先生博學篤行仰承濂洛疏瀹心源匪伊朝夕請謁許文懿於金華爲明理一分殊之旨歸與章溢胡深

季汶徐操諸高弟子益加究治樂善同人禮讓之風日起一邑相率以化乃未幾妖冦犯閩直走栝蒼南入縣鄙邑長台寶忽丁畏怯遠遁爰集鄉之勇敢者扼險鏖戰防守四境蒙賞不受長益忿嫉致罹於難嗚呼龍泉億萬生靈胥賴先生以活而先生雖不克自活其身然取義成仁已不愧爲聖賢之徒矣方今斥堠不驚海宇晏然

聖天子右文闡教修明六經纂輯朱子全書予將訪求先儒語錄文集備資啟沃適蒙休告南還道經浦城蔡子介玉生元一捧先生木訥齋詩文謁余於驛舍先一爲先生十二世嫡孫謂先世寶此已久亟欲重鋟流行宣畀來學非

公弁序則不足以永垂於後異哉至正迄今已歷四百年所故家遺俗圖書鐘鼎其燬滅於兵火者殆不可勝紀惟先生之集不隨玉石以焚洵乎文武之道未墜而鬼神呵護自必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然理學緒言類多艱澀深奥不易卽曉獨先生明通暢達批郤導窾毫無障礙此亦吾道晦而復明之一驗也予與先生隔世但接壤僅越八百里束髮受書輒悉先生之學術治功甚裨風教嚮使元祚既移洪武奮興在廷交薦之際三聘不辭奚難展厥偉抱以黼黻休明乃引分高尚日惟以斯道潛修致緣民社以受害良可悲也然自配享

孔庭廟食弗替其以

是報先生者亦云至厚而遺編具在更有關于性道苟非先一善承父志再傳於壁能不終慮其湮沒乎故予解組歸田雖未遑上登於 天府用贊高深然表彰之志藴懷有素誠不敢遽辭其責也因序數言以歸之

安溪後學李光地拜撰

木訥齋文集序

予向於古杭有文徵之役日與霽園王子互爲評隲風雨連床兩人相得歡甚霽園乃文成之後文成功勳蓋於宇宙而理學文章尤能卓然以自立竊歎霽園之家學固有所自也迨予謬膺館職歷陟銓部乞歸田間而霽園已齋

志以逝不禁嘗爲痛悼丁亥之春

翠華南幸召對册次霽園之子冶山將以迎鑾詩百數十韻來

謁堂皇典雅突過唐人旋袖闈表一編示我工麗流動更

駕齊梁之上復喜霽園有子亦足慰其志於地下矣冶山

與予從子禹巷有邢譚之誼俱負文名一日予僦居禹巷

所冶山復引其族弟太初至恂恂儒雅謙退不遑手出乃

祖剛叔先生文集丐敘於予蓋冶山先世自山陰遷居于

杭又自杭分支于龍泉再分支于縉雲宣平考其譜牒並

屬右軍之苗裔則陽明之道學亦必家自爲師矧剛叔曾

從遊于白雲之門深得周子理一分殊之旨一時教化流

行鄉里率歸于善其有功于後學匪淺鮮也然元末寇發先生奉檄徵兵保禦全邑不惜殺身以成其仁門弟子章溢劉深諸公疏其功于朝建祠崇祀至今血食不替故其集中強半皆拯災捍患之言則先生不特以理學著其功勳亦復與文成不相上下嗚呼王氏閥閱之隆不以是甲於東西二浙耶爰弁之卷首併囑太初傳鋟以流布于後庶俾後之學者咸有所宗則於世道人心詎曰小補哉

　　皆

康熙四十八年夏六月甬江後學佟兆鰲題於武林旅舍

木訥齋文集目錄

元龍泉王毅剛叔先生著　　同門諸生校正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木訥齋文集卷之一

龍泉王毅剛叔先生著　同門諸生校正

霜月軒詩序

高昌守中榜其讀書之室曰霜月軒將俾眷讀書者詠歌其志求予敘其卷端余聞洙泗之訓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紫陽釋之以爲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于山故樂山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于水故樂水今守中無亦操履嚴潔有似于霜心術光輝有似于月故名其軒以見其志邪守中造詣淺深予不得而知也苟至於是則當兢業而加勉焉若猶未也則當勵操洗心不至於

是不止也否則不實之蹈惟名之誇此流俗之通患非吾所望於守中者守中家世顯榮德性謙退謝綺紈之習敦詩書之好予愛其德故進之以道由是而勗之則將凜凜乎其有守昭昭乎其有見丙夜讀書軒中庶幾斯名之稱情也哉元至正癸巳九月初吉瑯琊王褧序

贈胡潔序

蒙莊氏有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予嘗玩繹厥旨而論之於人厚味之是饕姸姿之是耽凡外物之可嗜可欲者舉足以蒙蔽其心是以心之虛者日以塞靈者日以昏不但一行之不能成而亦一藝之不能精矣若是者何哉皆

欲深則天機淺而已若夫嗜欲淺而天機深者則其人品之高未易企及何行之不修何藝之不可進也哉余生胡氏仲淵雅善書謹而不拘逸而不肆識者以爲得歐虞筆意州里晚進多取法焉又善詩潔而無疵淡而有味識者以爲得韋柳句法流輩之間未能或之過也君通地理術葬法觀山水之美惡卜時日之吉凶折之以理一洗巫瞽史之陋其得公明景純之遺意者邪又善方藥審虛實而補瀉之隨寒熱而溫涼之惓拳拳於活人不汲汲於求利其得岐伯仲景之微旨者邪家世業儒其讀書也不章解句釋而心領意會聖賢大意其有所見也歟君好神仙

之學不爲熊經鳥申而識龍升虎降金丹之要訣其有所
受也歟喜觀釋氏之典不泥緣業之粗淺而悟本源之精
徴此尤君之脩然不可及者也嗟夫世之常人或有寸長
片善已欲誇於時俗能兼善者蓋罕有之君之能事不可
勝舉其何以能爾邪曩在京師時君同衕僧舍夜雪盈尺
趺坐達旦不見其惰容後又同舟南歸水陸數千里觀君
用財豁達未嘗有吝色持心甚正寓物不流澹然無聲色
之好所謂嗜欲淺而天機深者於君見之矣其多能也宜
哉然君之所存蓋欲務德行之純初不求技藝之富或以
多能目之知君淺者也或者止以醫目之不知其餘事是

亢不知君者也然與博而失之雜無寧約而歸于一以君之天資向使用志不紛員積力久其所成就詎可量也哉趙君子昇之久病也服君之藥而獲瘳俾予作文以敘謝余與君道誼之交也故始之以頌終之以規余以雜學而未能一於道也亦因之以自警焉

送祝子英序

陸淳氏刻意春秋之學述啖趙之說著而爲書有集傳纂例有集傳辯疑包羅旁蒐轇轕上下詆摭三傳自成一家經生學士莫不尚之惜其附麗叔文立身一敗餘何足觀夫子之春秋如是乎胡文定公傳春秋本孟子之大旨發

程子之微言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懇懇致意大義炳然獨立千載之後夐出諸儒之表迹其生平大節方蔡京權傾天下朝士靡然從之公顯時遁引終無所汚所履如此眞不負於春秋矣同郡祝君子英自城府來外邑龍泉從主簿韓思學父授春秋主簿公愛其敏悟以所得于嚴陵吳昭陽者悉以授之韓公去甫閱月子英亦束書東歸交遊人士賦詩餞之屬予爲序予謂士之於學經術固不可不明行誼猶不可不修行誼苟虧經術將焉用哉其學邃于春秋經既得師予無以贊之矣故舉唐宋二儒以春秋名世同而行已不同者書以贈之蓋陸氏之卑汚

而戒其覆轍慕胡公之名節而企其芳躅子英由典起而勵行也夫

送章雪崖序

建安章氏自郇公以來世有顯人文獻之傳三百年於茲矣其後有徙家龍泉之章口者族衆盛甚載儒冠而登仕版者蓋多有之洎我菊逸翁以詩誘後進有聲戶外之屨常滿雪崖貞士翁之冢嗣也厭浮世之污濁樂元門之清高方外儵然人莫窺其際也邇年以來旣元虛號平實繼父業作塾師余嘉章氏文獻之有源喜菊逸翁弓冶之有子於其歲暮歸奉慈親故序以送之因筆之諸友詩卷之

端云

送項碧雲序

生之有死如旦之有夜必然之理也世之狥欲傷身自致夭折者信有罪矣或乃修鍊服餌以冀延齡者非可哂哉是二者胥失之矣君子則不然其生也履氷自持不背乎理其逝也鼓缶而樂不怛乎叅所謂朝聞夕死修身以俟聖賢之道蓋如此非特聖賢之道爲然也稽諸道德南華之書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以此推之老莊之學亦豈貽後世方士之爲也哉少微山道士碧雲項君將訪友名山郡之大夫士賦之以言大率托於

神仙之詞未有勉而歸于正者余推君本儒者故告以聖賢之道因書以送之

送府史陳君復序

昔者三代之世王道隆盛人才衆多是以胥史之流皆有士君子之行其公卿大夫之賢從可知矣後世以來公卿大夫德足以稱其位才足以勝其任者固已鮮矣况胥史哉致治所以不古若者職此之由也至正壬辰夏秋之交盜起建安處之支邑與建接壤連卒命郡倅覃懷王公扞圉於龍泉府史會稽陳君復實從粤自豺虎暴横官兵所駐居民勿安我王公在龍泉之大坦兵民雜處雞犬俱寧

擒獲兇豎援據舊畏幕下寮采以爲奇貨君復白之王公
謂此門一啟則比屋可誅或生他變執其咎並據爲奸
者漸汙而止人皆稱王公之仁政而不知賢史之所建明
也初浦城告急發兵援之盜即潰去官守非人弃即陷沒
不援益切衆皆奮躍爭欲請行君獨以士卒狃於前日之
勝驕而輕敵萬一不利未能彼援適貽自羞不若固守之
爲上策也王公聞而趣之已而封疆無侵保障允稱人皆
服王公之定力而不知賢史之所贊決也君在軍深沉
有智簡重寡言苟非其人不妄接見獨余友章三峹以才
謂爲王公軍務情誼甚厚明年癸巳春江閩餘孽猶有存

者戎守所在未能徵備君以年勞書滿歸志浩然三益請撰君之辭贈若以言余謝不能三益之請不置因舉所知一二事所不知者不得而詳之君以軍功當得陞擢異日爲政必有可觀者嗟乎君爲府吏所存異乎流輩其效已如此使公卿大夫才德足以勝其任稱其位舉斯世于三代之隆豈難致哉旣以塞章生之請又以寓余之感云

送陳府判序

長樂之陳號爲著姓自右靈先生忠文公以學術政績爲百世士厥後顯於時者代不乏人湖南漕贈特進義山先生忠文公之從孫也娶栝蒼林氏徙居於龍泉西玉峰之

麓山水之秀甲于一邑孕靈鍾美後裔益昌特進五子皆第進士贈少師退菴公壻文安洪公恬於進取積詞業而不屑就試動必以義不阿上官嘗主秀之崇德簿樂其風土又因家焉少師生可齋先生清毅公出典鉅藩入持從橐清風高節爲平端間名卿退菴可齋雖居崇德及其卒也皆歸葬於玉峰先塋之側三世墳塋林木蔚然樞密都承旨號恕齋司農寺丞號介軒清毅公之子若孫也介然有守家聲不衰其終也皆卽崇德而葬焉渺河東西千里相望龍泉之墳不歸展省者久矣今嘉興路府判致仕方外先生君誼公寺丞之子也幼隨寺丞避宋季亂嘗居龍

泉數年兵革既息尋還淛西旣長務學好修仕由儒業嘗令宣之旌德潔巳字民有循吏風秩滿年僅六十餘旣掛冠閒居今年巳八十矣携其子雄彥威四月上道觸熱至玉峰拜墳墓致祭飲福大會族姻旣而張氏諸甥留之三閱月日携酒肴隨意遊憩龎眉皓首衣冠儼然鄉人走觀以爲盛事訪老釋之居窮林壑之勝或弔舊跡而感懷或覽景物而遣興父唱子和詩章迭出學者爭傳誦之歲乙亥毅北遊齊魯過檇李嘗拜公于里第十有三年於兹矣一旦相見握手相驩言論游從有益于愚陋多矣人皆謂公有官而蚤休棄有壽而身康强有子克繼家學世人欲

其一不可得而公兼有之鄉人榮之者其不以是歟叡獨
以爲不然陳氏之先古靈不可尚已自運使至寺丞衣冠
相傳世世清節使公平生所守苟有慚德今日上塚寧不
覥于面而泚于顙哉惟其清苦律已平易近民能不悖於
祖訓斯足以慰九原之望矣有識之士所以多君者不在
前言而在乎此彥威兩膺省檄授官矣不進仕進辭職奉
親賢於不顧父母之養而饕爵祿之榮者豈不遠哉異時
服官致政一以祖父爲法不爲流俗所移朋友責善實深
望焉故于公之還崇德也序其世家之盛清德之美以爲
公餞弁以爲彥威勉且使秀梧兩郡人士慕故家文獻毋

前輩之典型尙亦有覩感而興起者乎至正丁亥夏六月

桂山書院訥齋王毅序

送葉世傑赴陳氏家塾序

古之教者教人以德行是以人才盛而風俗厚後世之教者教人以文辭是以人才衰而風俗薄自國學以至於家塾大小雖殊其教之得失無以異也余友葉君世傑銳意經術學有淵源其才固不凡矣而沉默莊重可以愧末俗之儇浮者此尤余之所敬畏也歲巳丑春陳君天秩不遠千里招延於家使教其子弟兄弟之子交遊執友相答以詩屬余序之余謂陳氏爲吾鄉望族貲產甲於一邑猶於

後靡溺於晏安其子弟清俊者雖多篤實者罕見若止以
文辭教之假令摛繪日工祗益其過此正伊川程夫子所
謂不幸者可不懼哉余故首舉教法之得失以告之欲世
傑率先以躬而教以德行所以望世傑者甚隆而待陳氏
子亦不薄矣抑所謂教以德行者無他焉亦惟飭勵師道
以折其驕盈之氣演繹經訓以啟其禮義之心庶足以振
而拔之將見小子有造一家之俗爲之丕變矣敢序斯言
志諸詩卷之端以勉旃

送蕭宗源歸武昌詩序

余有山水之癖往年西遊僅止乎匡廬彭蠡豫章潯陽而上

未之見也嘗欲泛洞庭之巨浸升祝融之絕頂以窮荊楚之勝又將歷重華之九嶷訪靈均之汨羅於赤壁以懷周郎於南樓以弔庾公茲因絕奇之遊而未有慷慨之交同此風致者蕭君宗源侍其尊公官吾邑三年矣不以余爲無似辱以斯文見知宗源之奉親西還也因握手而約曰余將踵國門謁子于鄂渚之上必子也同吾遊者則既已余諾矣然宗源春秋方富抱負不凡明年膺鶚薦又明年登虎榜既踐功名之途奚暇山水之樂得毋負吾約乎又再約曰異日宗源官轍必東余當幅巾藜杖從子遊於吳起之間有日矣前之約不可必後之約其可必也夫鮑君

子樂與宗源交情誼甚篤率邑之學士大夫作詩以贈行余因書以爲所約者爲之序

送九住主簿之漸省傳序

吏以循良稱者得民心而已矣所以得其心者仁愛之而已矣世之爲吏者魚肉其民柔者如蚊如蝻剛者爲猰爲貐鑿齒咂人膏血曾不知疾痛之同吾身也于是民亦仇敵視吏起而攻之室於語途于議攻之惟恐其不衆去之惟恐其不速吏民交惡可慨也夫隴右九住君之主龍泉簿也恪謹自守不赫赫以釣名而懇懇以及物數十年間未之前見也奸猾之黨惡不得逞嫉兮訐者誣搆擠君猝

然被攝衆皆駭之莫不扼腕於是學士大夫至於農工商
賈至於浮屠道士數十百人不遠六百里爲君仲雪部吏
者始而異之訪得其實卒以信之抵誣者以罪君卽還受
職一時同官亦有被出于憲府者未嘗以一喙助之嘆息
況爲之伸雪乎于此以見君之得民心而吾邦之人好善
惡惡公論僞然亦可尚已然龍泉雖蕞爾邑皁隷不可勝
數執梃者林立於公署承符者碁布于田間其氣燄爲何
如哉賢太守徐公爲民除害禁戢甚嚴居無幾何徐公捐
館其勢將復振君能繼徐公之志悉屏去之不少寬假民
用大悅此仁政之大端也先是牒訴甚繁是非䝴晉訟人

訟于人者資費不相上下君雖佐貳專攝之日居多擇其
不可不受者問聽數事餘悉撫諭治以簡靜民便安之宗
族鄉鄰鮮相告訐俗以寖厚豈少補哉嚮也豪右之家役
不之及閭左勞困殆無寧日會僉憲俞公行部君告之故
俞公選青田令葉君付以龍泉賦役明年葉君至邑令民
自實其田隨田定役君竭誠輔翼之未嘗高下其手無敢
有所請託人尤服其無私畧舉梗槩如此凡君惠愛之實
皆此類也百姓黎庶其有不悅者乎余以為君之能爾者
天資之美耳繼今以後求正學之士而師友之薰以道德
浸以詩書識見益明操行益修施諸政事又當有見于今

日者君其懋之哉藩鎭外寄以君爲材辟以爲椽邑之長老童穉皆不忍君去而勢不可留也縣文學劉君率士友分韻賦詩以送之又屬予作文以序之余辭不獲因道君之得民心者如此以書于卷之端云

送林蒞齋歸福唐序

昔者先王盛時天地位萬物育陰陽調風雨時禍亂不作兵戈不興民生是時皆壽考康寧以終其天年猶懼其橫天之或罹也故爲之醫藥以濟之何其仁之至也成周而幾下迨于今旱澇螟蝗五穀不熟死于饑者有之矣寒燠失序六氣不和死于疫者有之矣叛逆爭鬬干戈相尋死

於兵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人矣嗚呼民之横夭有如此者是雖越人和緩叅錯於天下亦未如之何也已矣非可嘆哉福唐林君意齋樸茂直率不爲町畦世本業儒以書爲田亦既穮秩未獲於有秋改而圖之倪守員子知之術鑽研而自得之僑寓富沙已擅厥聲來遊栝蒼山中與予雅相好也大夫君子過以士禮不敢儕以伎藝之流或者以爲均之爲僑寓也卜居吾邦亦足有資奚必浦城之歸乎然君於浦城歲久成家挽而留之既不可得咸賦詩以餞其行求予爲之序引予竊念之人之有疾疢者君能有以瘳之然今方饑饉薦臻兵革未息乖氣所感疫癘流行八

生於今欲求壽考康寧其亦難矣嗚呼悲夫何時天地位萬物育如古聖王之時乎林君林君建爲朱眞之理學先哲之流風未遠必有懷經濟之學者試以予言質之其寧無歎息于斯乎

送張德明歸湖山序

張生德明年甫弱冠損詩書之業倡刀筆之徒已足爲資身之策居數載翻然而悔翛然有出羣之志謝絕儔侶折節讀書始焉而人異之久焉而人敬之已而遁迹邑南之橫山杜門不出聚童子而教之怡然自得若將終身焉又數載南遊閩越北臻吳會見紛華而悦利名之心不能不

爲之動念矣已而不負初心亟回故里授徒邑郭信從益衆雖處城市中亦有山林之趣人莫知其所存何如也歲庚寅之冬告予素所往來者曰吾惡囂雜而樂幽邃此非吾所得也何村距邑一十里有湖山之勝先人之舊廬在焉吾將歸隱于茲矣或人讓之曰德明人物魁梧氣至慷慨自宜見用于世未必甘在隱淪譬縱壑之魚置之于沼抹電之馬縶之于廐身其能隱矣心其能隱乎耶琊王毅聞或人之言而折之曰士生于世不過兩途不出則處耳欲舍韋布之賤而希軒冕之榮仕進之門曰進士曰教官曰胥吏不過數路而已吾觀業進士戰才藝者動以千計

能得賢者幾何人雖負俊傑之才有該博之學固不可必得也歟宦爲史雖或可以力致然自縣史攻學累資積日而陞諸郡其不偕首者幾希矣誠欲施澤于民揚名于時厥惟根本哉其汲汲求諸外者可哀也矣孰若反身而思之求其有貴於己者不假外求求無不得豈不融融洩洩有餘樂乎向也雖有出群之志而未免見紛華而悅者蓋于此道未有所得故耳若果有得則契稷伊周之事業亦太虛之浮雲耳況其每下者哉或者奕然自失德明黎然有契作而曰先生啟發至言請書而揭之座朝夕接于目而警于心也因筆其辭以爲送張德明歸隱之序

送孔恕夫照磨之福建帥幕序

予方讀書僧舍有縣功曹躡門而告曰福建帥府幕官闕里孔氏也赴官過是邪聞先生志乎古人之道而不爲世俗之學將來見使某先言之余山林之士素懶謁時貴以君聖人之後也即謁于縣齋不待來見也觀君儀表頎然而長也言論粹然而温也其所存者必有以過人矣夫全閩地方數千里爲東南鉅鎮帥閫舉指之得失數千里之休戚係焉幕府佐政其任不亦重乎矧今暴寇蠭興自北而南已迫閩壤所以禦之之方猶不易也不識君之計將安出乎一得之愚竊以爲今之爲民牧者往往反爲民害

以失民之心無惑乎其從盜也君誠能精于逃亟嚴戒厲邪所惡勿施將見固結民心若金湯然彼雖有孫吳之謀亦不能我攻矣雖然君之所以褒上官而撫下民者將何以哉君聖人之後也聖人不云乎苟能正其身于從政乎何有能服行聖人之言斯無忝乎聖人之後矣

送季君立赴南勝縣尉序

栝蒼龍泉季君立以軍功筮仕尉漳之南勝其賓客葉世傑余生也來徵贈言余謂世傑學邃而識端君立交久而情篤平素言論必有相警發者矣奚以予言爲哉抑以耳目所及者論之前代顯要之家後世不陵替者寡矣君立

曾大父當趙宋之季發身儒科致位臺諫大父於國朝之初入直宿衛出鎮郡符其尊公以世賞尉永嘉胥掾藩府衣冠之相繼而又資產之有餘非先人之餘慶能如是乎君立今爲一命之士矣當念世德慎守官箴苟存心於愛物則可立身揚名矣尚勉旃哉請君立以是復于世傑以爲何如也

附門人龔世傑副序

季君君立之尉南勝也將行懇請贈言余師鄉先生王剛叔父以餞之既舉程夫子存心愛物爲言其言可謂至矣而愚且復得有言邪愚嘗云一邑之事君不擇地而安之後

世茲道不明臣節不著往往避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凡遇遐方劇任多避而不往若通都大邑權利之所歸者非爲官者徼倖以求之而避者亦貸之爲重若然者豈仕以事君存心果安在哉夫苟若是且不能保其不爲民之病尙何望其有愛物之澤乎吾觀君立則有聞于是矣夫漳之南勝地極南海瘴癘不時發而官于其地寇盜不時起而官復爲尉是皆世之所避而不往者君當其名之所及卽戒行李間道以趨之曾無難色抑知所謂不擇地而安之之義乎卽是而觀其能推愛物之心如剛叔父之所舉者審矣雖然能推此心使其後無忝于其初又有人

之所難能者惟悖不息之誠庶乎可以及此一言則于其人豈不有所濟哉于其行也故復以是説申之

送陳復齋道士歸金華序

朱子之學盛行乎今上自國學下至鄉校家塾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莫非朱子之書其講説精矣誦讀勤矣要其歸第假爲希世寵榮之資持身應事則與所共學者皆弛矣其於朱子之學何如哉若夫深通經術不務辭章篤實躬行不求聞達眞能學朱子之學者則惟于金華白雲許先生見之矣陳君仲元本栝蒼儒家學老氏去居金華山中出覽名山因遊京師京師名儒皆待以佳士不敢以道

家者流目之也穀雖同邪未始相識來輦下一見如舊交數相往來毎語及古今節行之士欣慕感慨至爲之於邑流涕語及貪婪奸回者則義形于色疾之如讐仇其爲人可知矣仲元又篤好義理之學談濂洛考亭諸儒先生吃吃不容口叩其所自則嘗登白雲先生之門者也以知仲元之好善惡惡雖本之秉彝之良然薰染先覺之功不可誣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豈虛語哉歲丙子夏穀嘗以孤陋之見就正於白雲先生蒙開示以正學大意歸而求之似有所得未及再從請益而先生不可得而復見矣往于先生所獲識葉君景韡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先生

沒聞景韓與同門之友俞君若虛方君國祥確守師訓固窮植立皆可尚也教自見先生以來日月如流倏焉十載爲學未副于夙心求友罕遇夫同志念欲卜居於婺與詩門諸友游講朱子之學各勉其未至而實踐之以無負先生之教縱不能救俗學之弊賴天之靈後進或有信之從而興起者使正學不至於泯絕豈細故哉陳君回金華爲我致謝景韓諸公并以此意告之不可爲他人道也他時會于雙溪之上凡敎有一言一行之失秉之平日疾惡之心面責而痛斥之此敎所深望於仲元也

諸君唱和詩序

粵自中原事起於濠滁元運衰微徐壽輝句被漢瑞饒信徽等州國珍據於溫台四方鼎沸元季臣石抹蕭侯持節分閫來撫處州郎今閫盜猝起攻陷浦城已而攻政和陷之攻松溪又陷之役吾州之慶元又輒陷之其勢張甚蕭侯談笑而平之易危為安易若反手然餘孽殘醜懾服威望悉皆屏息其事功為甚偉龍泉封域與松溪浦城爪牙相及屯營捍圍供給已繁師行誅討費用重廣義兵冒濫竊食黠官胥徒貪婪乘時掊克財已殫而歛愈暴民已罷而役愈急我侯防於未然惟恐積怨興變乃為戢其奸惡撫其痌瘝窮閻委巷稍得甦息其惠澤為甚深矣侯雖操

生殺之柄兼文武之才然謙卑自牧不以巳長傲人日延秀民與之談禮商搉古今出入經史終日忘倦宿儒新學莫不悅服其所抱負豈淺丈夫也哉初侯下車求士於予毅雖僭舉所知以胡生仲淵對延與謀訖有成功雖侯才略過人仲淵不爲無功閒暇之日主賓相樂以詩唱酧繼而羣彥畢來和者纂爲成卷辱侯不鄙令予序之竊以爲侯之古詩淡雅其味悠然而長律詩精深其氣燁然而光鄙陋之文何足以序樂善之心不能自已於侯之功烈略述其梗槩俾覽者知侯所長不專于詩或者不知勵志節以繩侯之爲人顧獨費時日力而効侯之爲詩抑末矣吾

藥之士敬哉至正壬辰臘月二十一日王毅剛叔序

唱和詩附

王剛叔毅

動地飛廉正怒號愚抵何不早拔刀一川寒水流枯骨滿目荒郊接斷蒿砲石殺容肝膽碎羽毛映日將壇高夜深笑拂龍泉劍燁燁光芒不可韜

胡仲淵深

四方寇起獲狐號頸血徒爲汚寶刀甘着紅巾輕赤族空餘白骨臥黃蒿霓旗影動山風疾霜角聲寒海月高遙喜故人深入幕碧油幢下看龍韜

蕭申之宜孫

一夫奮臂挾烏號競賣耕牛買佩刀豈謂農夫忽稼穡遂令阡陌長蓬蒿黔黎空恃溪山險白骨驚看歲月高安得龔黃宣化治不妨頗收自深韜

木訥齋文集卷之二

龍泉王毅剛叔先生著

同門諸生校正

勸農文

予心勸農實難其文農人不曉徒爾云云今作此文四字爲句淺近明白庶可開喻爾農父老敬而聽之諭爾子弟各宜遵依世無井田貧富不均天下之苦莫如農人春耕則雨夏耘則暑百般劬勞不可枚舉本業之外閑事莫言日勤一日方免饑寒自古以來治本於農循理爲會敬義篤宗先行孝道奉養雙親睦乃宗族和彼鄉鄰勸爾農人莫學賭博博奕之人家必蕭索勸爾農人莫去奸婬他人

之妻莫起邪心勸爾農人莫從賊倡他人之物一毫莫取勸爾農人莫殺牛畜耕田得力莫食其肉勸爾農人婦勤絲麻貞淑節儉助夫起家莫好酒食莫貪粧束布衣菜粥易於飽足人不讀書夢無所覺日事于農夜當向學言溫氣和恭敬田主租稞早還糧差官府休學無耻莫待催取推己及人事無妄語莫强人佃自然無事能依此言風移俗易男務耕耘女勤紡織勿使斯文徒掛墻壁不遵勑諭是謂愚痴刑責及身雖悔何追

家廟祝文

高曾祖考子孫曾玄自根而枝一氣所傳追遠報本孝以

奉先兹値令辰敬啟祭筵惟我先親鑒此精度來格來享

如存儼然尚賴餘澤後裔綿綿修身爲善敢不勉旃戰兢

持守履臨氷淵此以報德其庶幾焉

祭唐葛周員君文

惟神之心忠義正直疾惡如仇寧不奮擊去秋之初逆豎

侵逼急告於神以敦悃愊我旣克捷彼遂屏息人謀曷臻

蔵戴罔極遠方餘黨未棄戈戟惟神著靈誘其胸臆翻然

効順畊桑衣食四海春融同躋壽域尚饗

祭葉侯文

惟神生於此邦歿焉食于此邑必有功烈於民也禦災捍

患神之職也災患之大莫過叛寇亟禱于神以求冥助果蒙保護城邑宛然今歳祭報禮答神明尚祈終惠篤念桑梓俾安黎庶神亦歸依伏惟尚饗

代王府判祭城隍文

承乏貳郡托以禦寇至是支邑惟吏之守土受命於朝民之塗炭係焉惟神受命於　天以司茲土民之休戚亦神之責也故以殄寇求援于神出諸已危終獲安全區區得以塞其責元元得以遂其生非神之相之孰能使之然哉拜謁祠下奚足言報亦曰敬而已矣切以二三年來盜賊蜩與此邦雖免兜殘四方未靖寧謐逆豎之所害大軍之

所誅孤人之子寡人之妻鰥人之夫獨人之親仁者所不忍言也惟神念此上聞於　天帝德好生必有惻然以救之矣惟神圖之尚饗

代蕭申之祭旗文

盖聞三軍之聽旗為號令陳之堂堂旗之整整爰有鬼神實司其柄況此義師志氣協應左之右之莫之敵競前之後之莫不用命或罷或斥或以奇勝殄殲醜類化逆效順上照三辰八提之徽令將啟行臨事而敬釃酒舉盟敢告不佞神之一之乾清坤淨尚饗

代蕭申之章謚祭旗文

國之重事曰我我必舉旗旗之靈上翼星明軍士和平旗之徵整整如神於以殄賊於以安民一月三捷醜類滅凡厥用命罔不順於以出入罔不吉軍士作勇齊殫力大義正民協德惟舊之靦無僭忒醴酒封牲先告我司令之行同有功同有功慎貞忠神之相之我福無窮尚饗

挽季丹崖文

伊先生之體道兮寡乾乾而自强達夜旦之一致兮奚大耋之悲傷偉洙泗之逌邁兮樂逍遙而曳杖或易簀之不脉兮或結纓而慨慷祭情僞于大變兮乃所存之攸彰自此學之不明兮弊將神於詞章過毫髮之得喪兮已紛綸

而擾攘紛屬纊其何時兮宜顛倒而蒼黃迷醉夢而孰覺
兮舉一世而悵悵惟丹崖之歸眞兮儼儀表于一鄉澹臺
滓之永釋兮得山林之日長視富貴之若何兮等蠛蠓之
在傍旣容貌之淸古兮又德性之溫良享九齡之高年兮
安貧窶而益康忽翛然而坐逝兮蛻汚濁而高翔原其始
而返終兮曾不異夫彛常嗟予生之好修兮求師友於四
方惟桑梓之先輩兮悟言論之未詳處生死之不亂兮見
平日之所養仰聖哲之蹤邈兮詎俗學之敢忌欲考德之
無從兮恨九原之茫茫爰屬詞而寫哀兮涕予襟之浪浪
顧蕪陋之弗逮兮愧莫發于幽光幸有孫之劬書兮曷文

行之日昌箕弓冶之有繼兮庶先生之不忘

養拙窩記

古人淳朴每事似拙後世澆漓不及古人其病傷於巧而已略而言之古人之衣以蔽體食以充腹器以適用居以蔽風雨學以明道詞以達意其如此而已惟其如此也淳朴養拙其欲易足其善易行故能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蓋以此也後之人一反乎此美服殊製侈靡相尚豐饌嘉餚珍奇取勝衣食傷于巧矣簠簋樽罍金玉之飾峻宇雕墻土木之沃器皿居處傷於巧矣記覽涉獵務以博物艱深富麗務以誇人學問文詞傷於巧矣推此以往莫不皆然

惟其傷巧也馳騖外誘其欲無厭行月偷而俗日降皆此之由也君子傷今思古未嘗不太息焉於斯者張生彥通自幼從予遊其年已三十矣更歷世故悟末俗之非而欲返諸朴也故扁其讀書之室曰養拙窩而問予以養拙之方余故論其古今之異俾其知所取舍又從而告之曰王襟齋答此篇中居以讀我書古人與俱習俗不能移氣稟不能拘事我天君以復其初以是養拙其殆庶乎其闕此室以辛卯之正月予爲記之癸巳之十二月也

桂芳堂記

鉅麓林侯希栢 尹處之龍泉毅因交侯之二子長仲叔自

階次仲雄自熙蓋侯昔通守湘陰時瀏陽陳君子正未第
時教授里中侯闢塾招延遣子受業陳君學行端方知所
以教仲叔兄弟資性敏悟知所以學師友淵源有所自矣
其侍親之至龍泉也杜門讀書手不釋卷足未嘗入公署
口未嘗語公事苟非其人未嘗與款洽也邑之長老與之
相與嘆曰曩時所謂邑大夫之子者乘肥衣輕招權納賄
結交於輕俠之人從事於聲色之樂固其常也今二林君
乃如此何其賢也二君不鄙屬予記所謂桂芳堂因辭不
能二年之間屢請不倦察其神色款悃見非有所襲其
能之乎昔燕山竇禹鈞有子五人俱第進士或附之詩

有丹桂五枝芳之句名堂之義蓋出諸此夫林侯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二君順乎親篤志而學之矧林侯諸郞如竇氏之數仲雄而下諸弟亦皆循循恭謹有進學之資將見伯仲聯芳花蕚相映登名太常得行所學庶足以酧平日之劬勞副尊公之責望又足以見侯之愷悌慈祥存心愛物之報也不其休哉雖然古之君子砥節勵行明德馨香茲所以顯其父母者豈以科目之中否爲其親之榮辱哉請以是爲堂之記或可爲儆心之助而益致其爲巳之功則必有以明聖賢之精藴見天地之純全視區區富貴利達眞蠛蠓之過前也二君勉旃他日從陳先生而質之必

不易吾言矣至正癸巳九月壬申瑯琊王毅記

高明樓記

吾友俞德結樓數楹以爲燕居之所命曰高明求予屬文以記之原夫名樓之義豈不欲自儆其心以遊於高明之域哉嗟乎一墮於人欲此心卽汚下矣惡乎高一蔽於人欲此心卽昏昧矣烏乎明今君卜築於市若居貨治生固未易稱茲義吾又從而記之詎可得無易乎然君能尚清素好文雅攻苦食淡藏書滿家俗人所爲有勿爲者此豈無見而然哉蓋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至易染者莫如欲所謂欲者亦非一端凡可以害天理者皆是也誠

能戰兢臨履常持此心隨時隨處實用其力至於己私淨盡胸次春融則雖處埃壒之中而可以出乎日月之上矣周子論聖學之要一言以蔽曰無欲而已矣然則無欲之至乃所以為高明之極也學道精約之妙其不在茲乎自古聖賢不敢自足余方以此自勉故因樓記以勉余生及并以勉凡為吾黨者也若夫登斯樓也群山滿目四時異景予固拙于文辭亦非余生囑筆之意故畧而不書至正癸巳十二月瑯琊王剛叔記

養源書室記

人有恆言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夫水之發源未嘗不

清汩以淤泥未有不濁者也源既濁矣欲求流之清其可得乎是故水之源未嘗不清猶人之性未嘗不善也水雖清泥汩之則流而爲濁性雖善欲汚之則流而爲惡矣然泥之所汩也有厚薄故流而爲濁有多寡之殊欲之所汚也有淺深故流而爲惡有大小之異欲澄其濁寸寸而澄之將不勝其澄亦曰清其源而已矣欲改其惡事事而改之將不勝其改亦曰治其心而已矣無泥以汩之則源自清無欲以汚之則心自正果明此道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何生濬讀書之室榜曰養源求予文以記之予儕小人資本薄惡涵養本源未之能也生之請不置故因先儒緒

論借水爲喻以塞雅志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周子論學聖之要本之無欲程子論涵養之方主於持敬養正而無欲至矣斯境也初學豈一蹴而能至也誠能戒謹恐懼常存此持敬工夫久而不息天理春融瑩然無欲視聽言動一出于正夫如是始可與言養源也已矣何生勉乎哉請以是爲記揭諸壁間以爲觀省之助云至正正月

琊琊王毅記

敬義齋記

大易一書爲五經之源乾坤二卦冠易經之首乾卦聖人之學也坤卦賢者之學也士而希賢當由坤道夫子贊易

於坤之文言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入道之要旨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斯則可以盡賢人之學而趨聖人之域矣程子以爲敬義夾持上達天德朱子以謂果能敬立內直義形方外則終身用之不盡近世先儒又謂敬義兩字括盡六經語孟之旨其雖不敏拳拳服膺乎是張生麗從予問學蓋亦有年一日摳衣造予栝蒼紗坊精舍端拜而請曰願先生賜麗之誨言使麗日用之間可爲涵養踐履以終其身余嘉其志因以敬義告之又使以名其齋採先儒之説而爲之記曰操守身心惕然厲然常主乎一人欲無所斮則可以爲敬矣酬酢事變截然秩然各得其宜欲

無所施則可以爲義矣果能此道矣表裏夾持不違天德乎終身用之其不盡乎六經語孟之旨其有加於此乎嗚呼張生勉之哉中庸之戒愼恐懼乃持敬之道大學之格物致知乃明義之方敬之至則處義必精義之精則持敬愈固是又交相爲助者也一念或離道則敬有間斷矣一事不中節則義有差忒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嗚呼張生勉之哉吾方學易以易之要旨自修故摭其自修者爲生之告生於此道豈但自淑其身而已哉推而與同志者共之此又吾之望也

木訥齋文集卷之二